



# 玉与遇

■毕雪静

新疆盛产玉，不但玉质好，而且种类多。和田玉天下闻名，克拉玛依的金丝玉，哈密的巴里坤以玛瑙石为主，大南湖主要是蛋白石和泥石，现在地表蛋白已经很难捡到了，偶尔会捡到东陵石。最近网上炒的很热的天宝石（又叫伊丁石、金刚石），产地就在伊吾的淖毛湖，据说保健效果好。

大块的好玉虽然少见，依然会有人捡到中意的。哈密人说，玉等有缘人。世上最难得的就是遇见，它的出现就是为了遇见有缘人。千年万年，风里雨里，人来人往，只是为了遇见。所谓的有缘千里来相会，说的不仅人与人，还有玉和人。

几乎每个喜欢玉的人都有一个遇见的故事。

有个司机开在茫茫戈壁正昏昏欲睡，突然车胎爆了，他懊恼地下车拿出备胎、铁钳和千斤顶，一番折腾后，把旧轮胎和工具胡乱朝车上仍，也顺手把脚边的一块石头扔进车里。

天亮到家，他开始卸东西，看见石头，一脚踢下去，石头断了一个角，阳光下发出温和的光，他知道这是一块玉，拿到玉石市场，有人出价百万，他不舍得卖，又抱回家。

一个导游带队到克拉玛依，两个游客非要回到戈壁滩附近的小饭馆，想品尝当地小吃，导游不情愿地让司机掉头，游客进饭馆吃饭，导游在路边抽烟，一扭头发现露出的石头光滑圆润，他玩玉十几年了，直觉告诉他，这不是普通的石头，就用手抠，土很硬，周围却找不到一个坚硬的工具，他用钥匙挖出来了，手掌大小，椭圆，黑白相间，最难的是上面的太极图，像画上去似的，他的激动无法言说。等他把石头洗干净，托在手上，一下子惊艳了全车人，能见到这样罕见的石头也是一种缘分，何况是宝贝的拥有者！行程结束后，他专门请那两个游客吃顿饭。

在哈密做玉石加工生意的小丁告诉我，她店里曾来过一个女人，打扮时尚，一身脂粉气，眉毛极黑，嘴唇红的夸张，傲气冲天，要了店里最贵的和田镯子。

但是不久，她又来店里了，因为拍蚊子，她上次买的镯子断掉了，小丁说，那样的女人与和田玉无缘。

我不懂玉，但很喜欢。我对玉的了解源于喜欢的作家三毛，她在《撒哈拉沙漠故事》里写过的石头都有生命，她像魔法师，可以看穿石头内心隐藏的秘密，读懂它们灵魂深处的对生命姿态的再现和复活的渴求，于是，她用神奇的手，成就了它们。

我喜欢的新疆作家李娟也喜欢捡石头，她在荒凉的冬牧场时，常常在戈壁滩散步，顺手捡起美丽的石头。李娟的妈妈回四川老家，想带点体面又实惠的土特产当见面礼，就从她家墙根地基上搬下来一块石头，到城里去打一大串镯子，回到老家，见人就发，大方的不得了。

据说，开始的时候，玉石很多，成山成海，人们开始在节假日野游一样去郊外拣石头玩，后来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捡石头当成职业，后来挖掘机进入旷野……

但是石头是拣不完的，一场风过，一阵雨后，各种美丽的石头又会出现，它们静静地等人将它领回家。遇见有缘人，它们就会像幸福的新娘一样美丽娇羞，或者像伯牙子期一样情深意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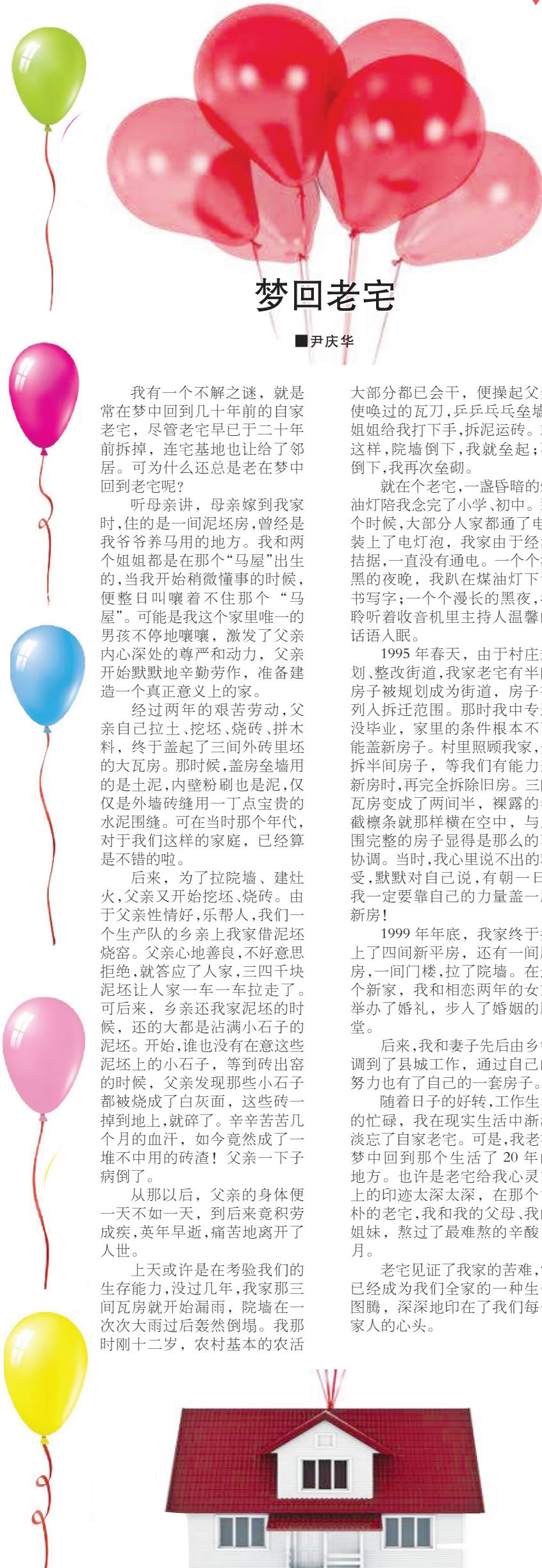
难得的休息日，同事相约跟团去捡石头。

上午九点，丽园北门上车，直奔哈密大南湖。大南湖其实是戈壁滩，几万年前这里一片汪洋，如今，除了起伏的沙包和各种各样的石头砂砾，你很难再看到别的东西。但是天空的蓝像水洗过一样，透明纯粹，带着一种神秘的灵气。

苍茫大地，静寂如太古，环顾四周，看到黑点一样的捡石人渐渐消失，看到太阳温和地笑，看到风自在地吹，看到那些各种形态各种颜色的泥石静默着，等待有缘人带它们回家。在这里什么也不用想，整个人表里一片澄澈，不知今日何日，人在何处。

在苍茫的南湖戈壁，我遇见最美的风景，捡到漂亮的石头，也遇到了最快乐的自己。

周口晚报记者 毕雪静



## 梦回老宅

■尹庆华

我有一个不解之谜，就是常在梦中回到几十年前的自家老宅，尽管老宅早已于二十年前拆掉，连宅基地也让给了邻居。可为什么还总是老在梦中回到老宅呢？

听母亲讲，母亲嫁到我家时，住的是一间泥坯房，曾经是我爷爷养马用的地方。我和两个姐姐都是在那个“马屋”出生的，当我开始稍微懂事的时候，便整日叫嚷着不住那个“马屋”。可能是我这个家里唯一的男孩不停地嚷嚷，激发了父亲内心深处的尊严和动力，父亲开始默默地辛勤劳作，准备建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。

经过两年的艰苦劳动，父亲自己拉土、挖坯、烧砖、拼木料，终于盖起了三间外砖里坯的大瓦房。那时候，盖房垒墙用的是土泥，内壁粉刷也是泥，仅仅是外墙砖缝用一丁点宝贵的水泥围缝。可在当时那个年代，对于我们这样的家庭，已经算是不错的啦。

后来，为了拉院墙、建灶火，父亲又开始挖坯、烧砖。由于父亲性情好，乐帮人，我们一个生产队的乡亲上我家借泥坯烧窑。父亲心地善良，不好意思拒绝，就答应了人家，三四千块泥坯让人家一车一车拉走了。可后来，乡亲还我家泥坯的时候，还的大都是沾满小石子的泥坯。开始，谁也没有在意这些泥坯上的小石子，等到砖出窑的时候，父亲发现那些小石子都被烧成了白灰面，这些砖一掉到地上，就碎了。辛辛苦苦几个月的血汗，如今竟然成了一堆不中用的砖渣！父亲一下子病倒了。

从那以后，父亲的身体便一天不如一天，到后来竟积劳成疾，英年早逝，痛苦地离开了人世。

上天或许是在考验我们的生存能力，没过几年，我家那三间瓦房就开始漏雨，院墙在一次次大雨过后轰然倒塌。我那时刚十二岁，农村基本的农活

大部分都已会干，便操起父亲使唤过的瓦刀，乒乒乓乓垒墙，姐姐给我打下手，拆泥运砖。就这样，院墙倒下，我就垒起；再倒下，我再次垒砌。

就在个老宅，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陪我念完了小学、初中。那个时候，大部分人家都通了电，装上了电灯泡，我家由于经济拮据，一直没有通电。一个个漆黑的夜晚，我趴在煤油灯下读书写字；一个个漫长的黑夜，我聆听着收音机里主持人温馨的话语入眠。

1995年春天，由于村庄规划、整改街道，我家老宅有半间房子被规划成为街道，房子被列入拆迁范围。那时我中专还没毕业，家里的条件根本不可能盖新房子。村里照顾我家，先拆半间房子，等我们有能力盖新房时，再完全拆除旧房。三间瓦房变成了两间半，裸露的半截檩条就那样横在空中，与周围完整的房子显得是那么的不协调。当时，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，默默对自己说，有朝一日，我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盖一所新房！

1999年年底，我家终于换上了四间新平房，还有一间厨房，一间门楼，拉了院墙。在这个新家，我和相恋两年的女友举办了婚礼，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

后来，我和妻子先后由乡镇调到了县城工作，通过自己的努力也有了自己的一套房子。

随着日子的好转，工作生活的忙碌，我在现实生活中渐渐淡忘了自家老宅。可是，我老在梦中回到那个生活了20年的地方。也许是老宅给我心灵刻上的印迹太深太深，在那个简朴的老宅，我和我的父母、我的姐妹，熬过了最难熬的辛酸岁月。

老宅见证了我家的苦难，它已经成为我们全家的一种生命图腾，深深地印在了我们每个家人的心头。